



母親與《六祖壇經》

◎ 賴志文

願這篇文章，帶著母親讀《六祖壇經》的初衷，將祝福送到每一位讀者手中。

母親今年近九十歲，沒有接受過正規義務教育。在她年輕的年代，讀書並不是每個孩子都能擁有的機會；家庭需要人手，生活有更迫切的事情，學校離一些人的人生很近，離另一些人卻很遠。她沒有走進學校，也沒有從老師手中一課一課學會識字，年輕時不認得多少字。

後來，母親卻能自己讀書。她最

常讀的，是《六祖壇經》。問母親沒有上過學，後來怎麼會識字，她的回答很簡單：「因為想讀懂經典。」

最初，母親並沒有想過自己要成為一個「讀書人」，也不是先決定把字學會，再去找一本書來讀。事情的次序正好相反。她先有了：「想從經書裡學習道理」的初衷。

經文就在眼前，卻不知道說的是什麼。於是，母親開始認字；認識一個是一個，讀懂一句是一句。今天多認得幾個字，下一次再遇見，便不再

陌生；一句經文反覆地讀，原來看不明白的地方，也慢慢有了意思。她就這樣從經書裡學字，也用剛學會的字繼續讀經。

沒有人替母親安排一年級、二年級的課程，也沒有考試告訴她學到了哪一個程度。她不知道自己究竟認得多少字，只知道原來讀不下去的地方，後來可以讀下去了；原來需要別人告訴她的內容，後來可以自己一頁一頁地看。

對母親而言，「識字」不是讀經以前必須先完成的基礎課；她是在讀經的過程中，一個字一個字學會的。

母親最常讀的《壇經》，講的恰好也是一位沒有經過傳統士人教育的人。依《壇經》的敘事，惠能大師出身貧寒，年輕時以賣柴維生，沒有讀書人的教育背景。後來，這位在《壇經》中自稱「不識文字」的大師，卻成為中國禪宗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。

《壇經》記載，五祖弘忍要門人作偈，以見各人的修行見地。神秀寫下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」惠能聽人誦念以後，也作了一偈，再請別人代

為寫下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；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」

惠能不識字，牆上的偈需要別人念給他聽，自己的偈也需要別人替他寫下來；這首偈，後來流傳了千年。母親讀的，就是這樣一本書。她最初也不識字，為了知道經典裡究竟說了什麼，母親開始一個字一個字地認，一句話一句話地讀。字慢慢認得多了，然而有些句子卻不是把字認出來就讀完了。

《壇經》裡有一段很精彩的問答，韋刺史問惠能：「世人念阿彌陀佛，願生西方，究竟能不能往生？」祖師沒有直接回答能或不能，反而問：「東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。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國？」接著又說：「凡愚不了自性，不識身中淨土，願東願西，悟人在處一般。」

「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國？」看似只是一句簡單的反問，卻把原來的問題翻了過來。原先問的是：「能不能往生西方？」惠能卻讓問的人重新思考：如果只把「西方」理解為一個「方向」，那麼已經身在西方的人，又要往哪裡去？文字沒有很多，卻未必一下子就能讀懂。

母親最初讀《壇經》的困難，是那些不認識的字；她一個一個認，一句一句讀。後來，字慢慢認得多了，那些原來讀不下去的地方也能讀下去了；可是有些句子，即使每一個字都已經認得，仍然可以讀上很多年。

《壇經》裡還有一位法達和尚。法達七歲出家，長年誦讀《法華經》，來見惠能時，已經誦《法華經》三千部。祖師問他：「《法華經》以什麼為宗旨？」

法達回答：「自己根性愚鈍，向來只是依照文字誦念，並不知道其中的宗旨。」

惠能不識文字，便請法達念誦《法華經》。法達念到〈譬喻品〉，惠能請他停下，開始為他解說。

《壇經》後來留下惠能對法達說的一句話：「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。」法達已經誦讀《法華經》多年，故事到了這裡，談的已不只是讀過多少遍。

母親把《壇經》放在身邊，有空時就翻開讀。最初為了讀經而認識的字，慢慢成為閱讀其他文字的能力；認得的字愈來愈多，可以自己閱讀的

內容也愈來愈多。母親不再只能等別人告訴她書裡說了什麼，而能自己讀、自己想。

讀經成為她生活的一部分。一本經書讀過，不一定就放下；有些經文，母親會反覆讀，每次再讀，又可能有不同的體會。沒有學校裡的老師教母親識字，也沒有考試要求她記住標準答案；許多道理，只能在一次又一次閱讀之間慢慢理解。

時間久了，身邊的人遇到事情，會來與母親談；有人心裡有困惑，願意聽聽她怎麼看；有些事情想不明白，也會拿來與她討論。後來，甚至有人問母親：「是不是在學校當老師？」

母親一天學校都沒有上過。年輕時，她連字都不認識多少；多年以後，竟有人以為她曾經在學校裡教書。但母親的人生並不是在哪一天突然發生這樣的轉變；她沒有先決定要成為老師，甚至也沒有把「學會識字」當成人生目標。

最初，母親想從《壇經》裡知道：「一代祖師是如何行道度人的。」

《壇經》，母親讀了一輩子。